

我独行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



我独行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中

十四 荡妇魔女

远出两条街，后面传来一声唢呐。

四人警觉地两面一分，回身戒备。

五个黑影飞越屋脊，来势如星跳丸掷。

“四比五，咱们看谁的宝剑已老。”第一个亮剑的皇甫兄声如洪钟：“再怕事逃避，今后咱们哪还有脸在江湖行走？拼啦！”

“我姓尹的不用杖改用剑，剑依然未老。”尹老哥第二个撒剑：“打旗儿的先上，哪一位陪老夫玩玩？小心姜是老的辣，来吧！”

五人一字排开，却没有进一步行动的意图。

“噢！诸位不像是四出追赶的人。”中间那人声如洪钟，正是被丘星河十剑击败的人。

星光下，这人相貌威严，留了三绺长须，青袍飘飘，虽在黑夜中，那股威严强悍的气势，依然可以感觉得出来，正是天生的领袖人才，那股气势具有慑人的威力，大白天威力可能增加三五倍。

胆气不够的人，必定在这种气势的压迫下崩溃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尹老哥颇感惊讶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不是怕死鬼，偷偷跟来想浑水摸鱼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岂知无俦秀士这混帐东西，已经摸清了你的动向，今晚在这里所张的罗网，原来是为你而设的，你真走运，居然有上苍见怜，派了一个救苦救难使者来救你。”

“噢！你老兄是……”

“别问了，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各走各路好不好？咱们不想高攀你这位一代霸主大豪。”

“兄台言中有物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那位救苦救难使者，不是为救在下而来的？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在下只接了他十一剑。”

“不错，真的不错，你很了不起。”尹老收剑鼓掌：“但愿你永远幸运，下次可以接他一百剑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令媛只接了他一剑。”尹老的话仍然刺人：“据老夫所知，令媛已获阁下崩云剑法真传，内功修为也将臻炉火纯青境界，即使比你差一分半分火候，但敢斗敢拼的精神比你旺盛多多。令媛只接了一剑，而你却接了十一剑而平安无恙，老夫估错你了。”

“哎呀！兄台认识那个人？”

“谁呀？”尹老故意装糊涂。

“那个大声嚷嚷自称债主的人……”

“他没欠你的债吧？”

“这……兄台怎知去年郑州小女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好瞒的，那件事早已传遍天下了。可笑的是，去年阁下差遣爱女，替周府的鹰犬卖命，志得意满，何等风光？事不到半载，风水轮流转，周府的人便唆使九华山庄的人对付你，要铲你大河两岸的权势，很可能让九华山庄取而代之，真是报应。”

“在下郑重声明，那次小女的行为，绝非在下所授意，而是她年轻识浅，上了妙笔生花的恶当，激她找玉麒麟比剑术。小女对商庄主享誉武林的流星散手剑法，怀有颇深的成见，因此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萧大爷，老夫不配过问你们的事，那与老夫毫不相干。”

“在下诚意请教，那个人真是去年那位蒙面人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老夫不敢肯定。”

“兄台……”

“真的，迄今为止，咱们四个自命不凡的人，一直就无法找到他、接近他，无法证实老夫的猜测，为免多生是非，请不要张扬好不好？张扬出去，你我都会成为追猎的目标，何苦来哉？”

“这……可否请教诸位高名上姓？”

“算了，老夫说过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再见。”

“兄台……”

四人转身如飞而去，速度惊人。

“大哥，不能追。”一位同伴拉住了萧大爷低声说：“追必定引起误会，这几位仁兄对咱们有成见，一照面便知道大哥

的身分。”

“二弟，你看出什么了？”

“说话的人是疯丐尹非，大名鼎鼎的侠丐。周府的杂碎，怀疑他曾经参与去年郑州之谋，正全力追缉他，所以他丢弃了化子装。”

“唔！真可能是他。”

“所以他知道刚才击败我们的债主，是那位与明慧侄女交过手的蒙面人。有点不妙，大哥。”

“什么不妙？”

“明慧侄女那次一剑受创，刻骨铭心，埋头苦练誓报奇耻大辱，假使让她知道蒙面人在此，碰上了将有可怕的后果。”二弟不胜忧虑摇头苦笑：“再让她知道此人也击败了我们，她必定会全力以赴。大哥，明慧侄女能胜得了这个人吗？我只接了一剑，第二剑便几乎被贯穿咽喉，要不是无俦秀士及时出现，我和三弟……”

“唔！真得先警告明慧丫头。”萧大爷显得心焦：“务必好好管束她，别让她再和龙吕两位贤弟单独行动，她为了那个什么丘星河，最近魂不守舍到处乱闯，可别让她碰上这个债主。”



每一座城，都有好人和坏人，与大多数不好不坏的人。

当然，有些可敬的好人，表面上受到尊敬和喝彩，骨子里却头顶生疮脚底流脓，吃人不吐骨到天地不容。

相反地，有些坏人骨子里却讲仁义道德。

新郑城有许多坏人，也就是所谓城狐社鼠。

这些人大多数还不配称江湖好汉，也不属于从事江湖行当的混混，他们只是一群卑下的痞棍，下九流中最下流的角色，根本不配与黑道人物套交情，更不配与黑道英雄平起平坐。

这些人，黑道人士不屑理会，所以不算是江湖人，只是地方上的蛇鼠。

神剑天绝萧大爷，是号令大河两岸的黑道朋友司令人，只能统率各地的正式黑道好汉，与各地的蛇鼠沾不上边。

所以，不可能利用各地的蛇鼠办事，只能透过当地的黑道好汉加以间接利用，因此无法获得有效的合作。

这些人，反而受到周王府的把式们控制，新郑的捕头就可以胁迫这些人就范，不怕官只怕管。

因此，九华山庄的消息，反而比神剑天绝灵活些。

所以，才几乎一头钻入无俦秀士布下的圈套里。

黑道人士的制裁，比官府要惨烈快速多多。

天亮之前，已有八名蛇鼠被割断了咽喉，其中包括了赤练蛇，是在一处半开门暗娼的内房里，神秘地死在床上，而那位暗娼却一无所知。

蛇鼠们大起恐慌，纷纷逃离县境避祸，从此没有人敢再两面拿钱出卖消息，怕受到黑道好汉三刀六眼的严厉制裁，九华山庄失去了最可靠的消息来源。

丘星河并没有杀赤练蛇，赤练蛇给的消息是正确的，虽则内容有差距，一个小混混怎知道九华山庄的计谋？

因此他对黑道好汉们相当反感，对黑道人士制裁小混混的举动不表苟同。

其实，八个蛇鼠到底是那方人士所杀的，外界知者不多，只有制裁的人心中明白。

真正受到影响的人是丘星河，他无法获得蛇鼠们的帮助，又不屑与黑道人士打交道，消息来源被截断。

现在，他只有靠自己了。

黎明前，他跑了三处地方，这才得到蛇鼠们受到制裁的消息，对制裁之迅速和有效，颇感心中慷慨，也对黑道人士怀有强烈的戒心。

他对黑道人士怀有成见，主观地认为赤练蛇是被黑道人士处死的。

破晓时分，他跳城踏上归巢的路程。

守坟人的小屋，就是他临时落脚的巢。

当然他心中明白，他故意让周王府的爪牙跟踪到他的住的人自然也会找得到。他不怕任何人找来，只要自己就足够矣！

不久，小屋在望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东方发白，晓色朦胧。

假书生大踏步向小屋接近。

后面的龙叔吕叔却小心翼翼，留意四面八方的可疑征候，随时准备应付意外的变化，风吹草动也让他们心中发紧。

他们已经发现后面里外，有两个人影沿小径跟来，若隐若现，既不像跟踪，也不像追赶。

“小姐，后面跟来的两个人可疑。”龙叔感到有点不安，不得不及时提醒假书生留意：“最好先打发他们，至少也该弄清他们的身分。”

“不会是那些走狗。”假书生信心十足，认为自己估计正确：“如果是，早就追上来了。路人人可走，我们又不是劫路的。”

“距城并不远，走狗们随时都可能前来查看动静，小心为上。”吕叔也感到有点心虚：“这条至坟山的小径，平时本来就鬼打死人，目下天还没亮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，必定与我们一样，不是好路数，真得弄清楚再打算，可不要真的被人掇上了，大意不得。”

“反正快要到了，到屋子前面等候他们。”假书生也知道大意不得，脚下一紧。

小屋就在路旁，屋前一座小工作场，四周栽了槐树，附近野草萋萋，杂树丛生。

住在这种地方，即使是大白天，也需要有过人的胆气，夜间更不用说了，只有替人看坟山的孤老，才有勇气与鬼为邻。

三人在路边相候，留心察看小屋的动静。

小屋黑沉沉，柴门紧闭，除了四野的唧唧虫声，以及从坟山偶而传来的野狗长嚎，与刺耳枭啼之外，听不到其他可疑声息。

也许，看坟山的人还没起床呢！

“要不要先进去搜一搜？”龙叔向吕叔低声问。

“他一定还没回来，搜什么？”吕叔反对入屋：“我们在等他，先进屋可能引起误会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幸而他们没进屋，屋内已布下了罗网。

四周的草木丛中也有埋伏，他们却一无所知，以为自己一早赶来，不会有比他们早行的人。

埋伏布罗网的人，昨晚就来了。

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

后面的两个人，也早已发现假书生。

双方接近至三十步内，已可看清对方的外形，佩的剑已表明是武林人，彼此心中有数。

是商玉洁姑娘与迅雷剑客。

商姑娘已换穿了男装，青长衫、挽髻，脸上用了淡淡的易容药，隐约呈现风尘之色，但五官未加改变，与迅雷剑客并肩走在一起，显得秀气些，也可算一时瑜亮，两人同样的出众。

假书生也是男装，现在五个佩剑的男人面面对，假使有一方看不顺眼，毫无疑问将有一场龙争虎斗。

幸而双方都不认识，只是互怀戒心，你盯我，我盯你，谁也不想打破僵局而已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双方都为了小屋而来。

只能看到五官的轮廓，看不出脸上的表情，反正僵持的气氛不对，不可能有好脸色给对方看。

“来找丘星河的？”龙叔只好打破僵局。

“是的。”迅雷剑客冷冷回答。

“为何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迅雷剑客提高警觉，暗中防变：“尊驾肯见告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龙叔当然不肯露口风。

“那就有志一同了。”迅雷剑客不死心，继续探口风：“三位好像不是九华山庄的人，没有不可一世的气势。”

“是吃人的气势吗？”

“比吃人更甚，尊驾贵姓？”

“呵呵！咱们这些玩命的人，对争名夺利的兴趣并不浓，姓甚名谁又何必计较。”龙叔笑吟吟脸色不再冷森：“目下新郑成了江湖朋友众所瞩目的是非场，除了那些有所图谋的人以外，赶来看热闹的高手名宿，也都明时势悄悄活动，以免惹火烧身，谁肯通名亮号惹祸招灾？老弟，你愿意亮真名号吗？”

“还没到时候。”迅雷剑客避免作答：“也许，在下能猜出诸位的来意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丘星河住在此地。”

“可能不回来了。”龙叔脸上有失望的表情：“与公然耀武扬威的人周旋，必定是势弱的一方，落脚的地方必定一日三迁，以保安全。昨天他在这里落脚，宰了周王府几个把式，恐怕就要另找隐密处藏身了，这是江湖朋友全身保命的金科玉律：不要在同一地方逗留过久。”

“那你们为何要来？”

“抱万一的希望呀！偌大的新郑城，怎能找到一个善于藏

匿的人？”

“哦！这也是江湖朋友寻踪的金科玉律：循踪觅迹追查，从他曾经落脚的地方开始找……”

“不错，所以我们来了，如果两位有兴趣，那就分工合作一起寻踪觅迹吧！”

“非常感兴趣，从何着手？”

“先搜四周，看是否留下蛛丝马迹，再入屋查线索，咱们分搜两侧，老弟有意见吗？”

“在下同意，我兄弟俩从右面绕出，右方一带由咱们负责。”迅雷剑客伸手指指那些树丛花草：“在下似乎有很不好的预感。”

“预感？”龙叔一怔。

“对，预感，在下总觉得这地方很不好，不是藏身落脚的好地方，不易及早发现危机，仇敌却接近方便。你看，是不是觉得树丛花草，可能藏有不测？”

“哦！不是不测，而是凶险。”龙叔脸色一变：“这地方的确不是藏身落脚的好地方，视野有限。奇怪，丘老弟为何选这种地方？”

一声剑吟，迅雷剑客拔剑出鞘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假书生警觉地手按上了剑柄。

“有点不对。”迅雷剑客也脸上变色。

“什么不对？”

“搜一搜就知道了。”

“搜……”

屋内，突然传出一阵若有若无，却又可以感觉出来的异

声，呜呜咽咽绵绵不绝，入耳便令人感到心中茫然发虚，迷迷糊糊若有所失的虚怠感。

第一个举止失常的人是吕叔，脸上涌起傻呼呼的茫然表情，双目失去光彩，直愣愣地瞪着光彩夺目的朝霞，似有所待。

妙想天开，就是这副德行。

满天朝霞，天亮了。

迅雷剑客先是剑眉深锁，接着脸上出现茫然傻愣的神情，剑翩然坠地，他却茫无所觉。

传出隐隐的金钟轻鸣，余音袅袅十分悦耳。

屋两侧的果林绿草间，出现几个舞姿悦目的绿裳美女，舞姿大胆而颇为优美动人，一个个貌美如花，但所佩的剑却不动人，那是杀人的利器。

呜呜咽咽的异声仍然继续，绵绵不绝若有若无。

两军交锋，鸣鼓即进，鸣金即退，号令如山。

江湖人士却采用另一种规范，与军令相反，那就是所谓金声玉振，这是乐工伶人所用的规范：金鸣则举，玉振则止。

意思是说：金钟鸣舞曲起，玉振敲众乐止。

这些美女，就是在钟鸣之后起而发动的。

小屋对面的小径，也出现四五个油头粉面，穿绿长衫佩长剑的青年，也用舞步向前接近，配合两侧的美女舞姿，像在乐曲引导下旋舞而来。

龙叔五个人，视若无睹都成了傻蛋白痴。

柴门开处，两位美女拥簇着一位绝色丽人，款步踱出柴门。

两美女一持四寸径的小金钟，一持四寸径的玉罄。
呜呜咽咽的异声消失了，是从人的口中发出的异声。
乐坛人士认为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

肉，指人声，意思是说人的声音最优美动人。

人的声音威力也最大，狮子吼就是其中代表。

金声响起，俊男美女出现之前，假书生五个人，已经被异声控制住了。

共出来了五男五女，以假书生五个人为中心汇聚，舞动的姿势因接近而逐渐紧密，组成一圈劲流澎湃的无形气墙，将假书生五个人包围在内。

劲流终于合围，形成力场的中心，只要再加劲向中心输入，力场中心便会升至压力爆炸临界点。

不论任何一方的第三者介入，不论介入的力量是外加或内增，便会引发威力空前的剧变，必定有一方毁灭。

迅雷剑客的武功修为与经验，在五人中不是最好的，但他却是最先发现警兆，先一步产生抗拒反应的人，所以也是唯一能保持一点灵智的人。

一声低吼，他手中没有剑，本能地踏进一步，双掌齐出，来一记强攻的推山填海，向接近的朦胧人影拍去，居然仍可发出三成劲道。

砰一声气爆，他仰面摔倒立即昏厥。

其他四人，像吃饱了的猫，懒洋洋地躺倒、蜷缩，似睡非睡，脸上仍残留着傻呼呼的表情。

十男女的右手，以优美的姿势与划一的动作，徐徐向中心伸出。

内聚一击，中间躺倒的五个人毫无抗拒之力。

玉罄清鸣，十男女收手，徐徐旋舞后退。

“先弄进去，用搜魂大法弄清他们身分来历。”绝色丽人悦耳的嗓音不像是下令：“再决定是否可以利用，由日精使者主持，其他的人速回原位。”

屋内出来了三个精壮的大汉，为首的日精使者一表人才，粗壮如巨熊，三个人分别拖了假书生五个人，拖死狗似的拖入屋内。

片刻，小屋附近恢复宁静。


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。

江山代有人才出；每一世代，都有风云人物领袖群伦，也有为祸天下的代表性人物肆虐人间。

天底下，正与邪，善与恶，千年万世都在作殊死缠斗，永无休止，也永无获得绝对胜利的可能，只有暂时性的实力消长，因为人具有先天的劣根性，后天的教化不可能予以彻底根除。

上一代的十大魔道至尊中，四海妖神古百灵排名第四。

排名第二的人，是一个女的，叫天暴星陶冰，嫁了一个绿林巨魁，这人是太行山飞狐岭摩天堡的堡主，叫金鞭太岁姜霸。

十大魔头如果仍在人世，年龄最小的也该有花甲左右了，早已在江湖消失，逐渐为世人所淡忘。

他们过去的威名与横行天下的事迹，有些已经成为故事与传闻。

大多数当代的风云人物，不曾见过这些曾经令人做恶梦的魔道至尊，他们都是过了气的高手名宿，在这些当代风云人物心目中，已不具有多少威胁了。

这一世代继承的十大魔道至尊中，有些年纪也在不惑之年了，三四十岁正是武朋友的颠峰时期，他们的声威足以震慑江湖，足以让一流高手闻名胆寒。

上一代的正道十大风云人物，也先后凋零，即使仍然健在人间，也很少在外走动露面了。

锦绣山庄的庄主玉麒麟商士杰，名列天下四大剑客之一，声望名头与十大风云人物相等，真才实学甚至比十大风云人物一半以上扎实些。

九华山庄的庄主雷电神剑梁世超，只能算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四大剑客排名没有他的份，十大风云人物他连边都沾不上。

人往高走，水往低流；谁不想爬上当代的十大风云人物宝座？难怪江湖是非多。

魔道、邪道、黑道，情形也大同小异，所有的人，都拼命争取超人的成就，以便成为该道的风云人物，全力以赴死而后已。

已名列风云榜的人，也拼命争取名列前茅，排名第二的人，绝不会以第二为满足，必须尽一切努力争取第一，获得之后则尽量努力保持既有的名位。

甚至荣登十大风云人物首座之后，仍不感满足，进一步

争取更崇高的名位，比方说：江湖之王，或者武林至尊，都值得以一生的心力去争取。

无俦秀士争取新一代风云人物排名，争取江湖豪霸地位，是极为正常的现象，所用的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，哪一代的豪霸人物名位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哪一位不付出心力不用手段，就有人捧他成为豪霸的？

他以全心力争取名位，别人当然也在积极争取。

现在，他碰上了障碍：丘星河。

这障碍非排除不可，如果图谋不及早，必定成为心腹大患。

天快亮了，派出搜索跟踪的九华山庄高手，分批向城外移动，明的暗的双管齐下。

闪电手带了四名同伴，硬着头皮奔向看坟人的小屋，希望能找得到线索，查出丘星河的去向。

他是一个老江湖，根本不相信丘星河仍在小屋逗留。

距小屋还有三里地，天色大明，小径上空荡荡，这条路本来就罕见有人行走。

五人脚下甚快，人多势众，不想躲躲藏藏，他们负责来明的，摆明他们是九华山庄的英雄。

闪电手口中不认输，声称不在乎丘星河，其实心中怕得要死。

九华山庄的人，大多数对丘星河怀有强烈的戒心，甚至恐惧，行动不敢落单。

正急急赶路，突然看到前面路旁的树林，接二连三出来了两男两女。